



看见

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九中东校区 八(21)班 张驰

人的眼睛不止一双,还有一双慧眼源于生命的绽放,藏于心里。眸子中,是一片跳跃的火红……

——题记

枫叶——一种秋天才会被关注的叶子。它们在告别了自己的年少轻狂,到了晚年,才真正绽放了自己的生命。

春夏两季的枫叶,是一群不谙世事而悠闲的孩子。淡青的树干上,堆积着绿中透黄的调皮颜色。风一吹过,它们就唱成一片。它们并不安静,总是吵闹地消磨时间。

我本人是很不喜欢春夏两季的枫叶的,觉得它们年少狂妄和

自己一样。

然而枫叶在秋天时,才是真正的枫叶。

秋的枫叶,总是随着夹杂着凉意的风轻轻摆动。淡黑树干上的它们,已经褪去了充满戏谑的黄绿,换成了泛出血色的金黄。

枫叶,正在追忆着那些被自己消磨过的时光。它们像步入了不惑之年,变得多愁善感而乐于回忆。

当枫树的树干变得乌黑而潮湿的时候,它的叶就进入了一生中的迟暮。

秋意渐浓,在某个寒风骤起的夜。所有的枫叶都停止了所有的懊恼和追忆:过去的已经过去,为何还要长吁短叹,继续蹉跎?何

不在有限的生命里,绽放出不一样的色彩。

于是,在一夜之间,所有的枫叶都化为一团团带着冷意的火;团团的火又聚成了片片飞翔在生命尽头的红色云朵;云朵在风中化作道道带着血色的光芒。在枫树的枝头喷射而出,划破了深秋的死寂,照亮了秋天的胸膛。

这涌动的红色浪潮并不长久,激情燃尽的枫叶,谢幕的那一刻,骄傲而华丽地随风坠落。它们红于花,烈于火。虽然它们平平淡淡地来,却轰轰烈烈地去。

我看见了,我看见一群美丽的生命在化为乌有前绽放;我看见在垂暮之时幡然醒悟的美丽枫叶——那么美,那么光辉。



猜猜她是谁

信阳晚报社小记者

市五中 七(17)班 韦宇婷

清晨,她踩着铃声迈进教室,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,语调虽算不上抑扬顿挫,但是吐字清晰,发音准确。

她的外貌是那般美丽,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。且瞧她那微卷的乌黑的头发,好似瀑布一般从头顶倾泻下来,最美丽特别的倒不是这个,而是老师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当同学们回答问题正确时,她的眼睛总会散发出一道明亮的光,饱含着欣喜、激动,若有同学支吾半天回答不出来时,她便温和地看着你,说:“别紧张,再想想。”课堂上也难免有些“捣蛋分子”,她便会用眼睛盯着你,提醒你这是在上课。

记得那时我是最怕上她的课,不是因为严厉,而是我听不懂,每分每秒对于我来说都万般煎熬,后来由于老师多次辅导,课堂上还让我们训练听力,我终于不再听“天书”了,这得多谢老师循序渐进、条理清晰地讲课啊!

她是那么热爱生活,又富有生活情趣。在她的办公桌上,总少不了几株鲜花,一些吊兰,老师都用水养着。大概是在前几天吧,老师又来了画葫芦的兴致,几乎每次途经办公室都能瞥见老师的身影,好奇心强的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观看。只见老师认认真真地在小葫芦上画着,而且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小心翼翼,生怕会有一点瑕疵。

老师那种热爱生活的精神怎能不值得我们学习呢?想想看,我们多少次因为学习任务重而抱怨,多少次因为同学闹点小矛盾而生气,又多少次因一些挫折打击而对生活失去信心……

还有老师那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,怎能不促使我们也一丝不苟地对待学习、对待家长、老师交待的任务……

她,独一无二的她,值得大家学习的她。说到这里,想必大家也知道她是谁了吧。

(辅导教师:卢春梅)

谁念西风独自凉

——对话纳兰容若

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市六高 高一(11)班 付炜

“此情已自成追忆,零落鸳鸯。雨歇微凉,十一年前梦一场。”我从这首悼亡词中走近你,透过四百年的光阴流转,品味那一份只属于你的婉丽和哀叹。

第一次遇见你是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,在风花雪月、刀光剑影的背景里“纳兰容若”突然出现在眼前,让小小年纪的我心头一颤。后来读到你的《侧帽集》,不禁浮想联翩、心驰神往。《诗经》曰:“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我想大概你就是了。

几百年前的一个大雪天,北京一座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里。寂静的夜勾勒出一道弯弯的曲线,屋子里红泥火炉一室如春。你出生在这个金装玉裹的锦绣堆中,你仿佛是天际翩然而落的一片新雪,带着与生俱来的绝代才华,清新了整个王朝。

你的父亲仕途显赫,他希望你有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,然而在周岁宴上你却一手拿毛笔,一手握珠钗,你的命运一开始就让人叹惋。

家家争唱饮水词,纳兰心事几曾知。

你的童年无忧无虑,富贵之家和繁华似锦的前途并不能让你满足,你天生超逸脱俗而又轻视功名,普通人苦苦追寻的东西你毫不在乎,普通人毫不在乎的东西你却苦苦追寻。世间之事难免有些奇特,把不想要的给你,想要的却求之不得。

十岁时,你写了你人生的第一首词。十八岁毫无悬念地中举,让人煞是眼红,就连康熙帝也对你的才华欣赏有加,正当你的前途一片光明之际,你的表妹出现了。“夕阳谁唤下楼梯,一握香蕤。回头忍笑阶前立,总无语,也依依。”小表妹是你心中爱情的萌芽,少年时代的感情又是最纯洁的,没有世俗的柴米油盐所束缚,然而你完全没有想到未来的变数。

你的表妹被选进皇宫,你最初的爱情火花也随之被残酷的现实所扑灭。宫门一入深似海,从此萧郎是路人。你只能把那些思念和遗憾寄托到笔下,抒发着刻骨的相思。

“一生一代一双人,争教两处销魂。相思相望不相亲,天为谁春?”

